

历史的观念译丛
Series of Ideas of History

20

跨界

历史与哲学之间



〔荷〕克里斯·洛伦茨 著
高思源 等 译

Bordercrossings

Explorations betwee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Chris Lorenz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历史的观念译丛

跨界

历史与哲学之间



〔荷〕克里斯·洛伦茨 著
高思源 等 译

Bordercrossings

Explorations betwee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Chris Lorenz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跨界：历史与哲学之间/(荷)洛伦茨(Lorenz, C.)著;高思源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10

(历史的观念译丛)

ISBN 978-7-301-26383-9

I. ①跨… II. ①洛…②高… III. ①历史哲学②史学 IV. ①K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44082号

书 名	跨界：历史与哲学之间
著作责任者	〔荷〕克里斯·洛伦茨(Chris Lorenz) 著 高思源 等译
责任编辑	吴 敏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6383-9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pkuwsz@126.com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45307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毫米×1300毫米 16开本 27.25印张 330千字 插页4
	2015年10月第1版 2015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65.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Series of Ideas of History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耶尔恩·吕森 (Jörn Rüsen, 德国埃森文化科学研究所)

张文杰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副主编

陈 新 (浙江大学历史系)

斯特凡·约尔丹 (Stefan Jordan, 德国巴伐利亚科学协会历史委员会)

彭 刚 (清华大学历史系)

编 委

何兆武 (清华大学历史系)

刘家和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涂纪亮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张广智 (复旦大学历史系)

于 沛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海登·怀特 (Hayden White, 美国斯坦福大学)

娜塔莉·戴维斯 (Natalie Z. Davis,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索林·安托希 (Sorin Antohi, 匈牙利中欧大学)

克里斯·洛伦茨 (Chris Lorenz, 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

于尔根·施特劳布 (Jürgen Staub, 德国开姆尼斯技术大学)

卢萨·帕塞里尼 (Luisa Passerini, 意大利都灵大学)

埃斯特范欧·R.马丁斯 (Estevao de Rezende Martins, 巴西巴西利亚大学)

于尔根·奥斯特哈默尔 (Jürgen Osterhammel, 德国康斯坦茨大学)



插图1 “现代” 历史性制度: (神圣的) 未来引导现在和过去



插图2 基督教模式神圣化的应许之地: 摩西望着应许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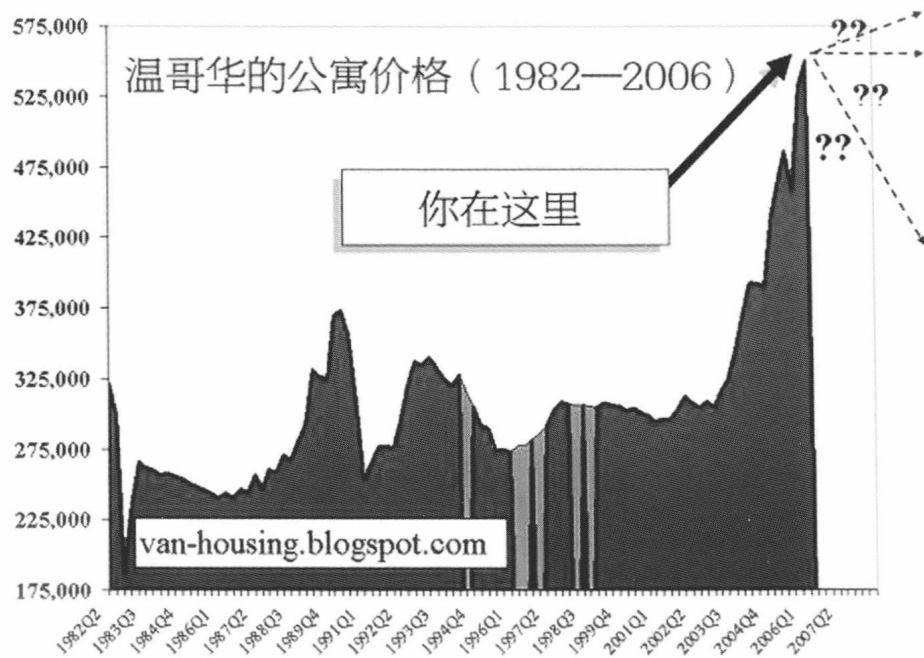


插图3 资本主义模式世俗化的应许之地



插图4 柏林墙在贝恩瑙大街的博物馆化



插图5 柏林墙成为涂鸦艺术博物馆，Thierry Noir



插图6 查理边境检查站成为旅游景点



插图7 历史的“在场主义状况”：“没有立足的地方”



插图8 托马斯·科尔(Thomas Cole):《帝国之路:毁灭》(1836)

“历史的观念译丛”总序

序 一

在跨文化交流不断加强的当下,如影相随的是,我们面对着全球化时代的一种紧迫要求,即必须更好地理解文化差异及特殊性。由中外学者携手组织的这套丛书,将致力于把西方有关历史、历史编纂、元史学和历史哲学的话语带入中国历史文化的园地。

历史论题是人类生活中极其重要的元素。在历史中,人们形成并且反映了他们与其他人的认同感、归属感,以及与他者的差异。在归属感和差异的宽泛视界中来看待“世界诸文明”,人们才能够谈及“文化认同”。历史学家们的专业学术工作往往涉及并依赖于认同形成的文化过程。由于这种牵涉,无论历史学家是否意识到,政治都在他们的工作中起着重要作用。不管学术性的历史研究仅仅只是作为资政的工具,还是因其方法的合理性而有着特别功能,这都已经是公开的问题。

关于历史思维的学术地位的许多讨论,还有它对“客观性”或普遍有效性的执著,都与世界范围内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思维之发展联系在一起。在这一过程中,历史思维获得了学术学科或者

说“科学”(Wissenschaft,采该词更宽泛的意义)的形式。历史学研究的传统,其自尊就在于,它声称与非专业历史学相比有着更高层次的有效性。一般用的词就是“客观性”。与这种对客观性的执著相反,许多重要论述进入了历史学家的自我意识,这牵涉到他们与各自国家历史文化的相互关系。例如,后现代主义极力否认客观性这种主张,并且指出,尽管历史研究有其方法的合理性,而在历史研究之外的政治利益、语言假定和文化意义标准等等,历史的解释却对它们有一种根本的依赖。

在意识到了记忆的作用,并且意识到了非专业性因素在异彩纷呈的人类生活领域中表现过去的作用之后,发生在历史学内外的、有关历史思想以及它作为学术学科的形式讨论,就因这种新的意识而被扩大了。在人类生活的文化定向中,记忆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它似乎要取代历史在那些决定历史认同的行为中所处的核心位置。这样一种更迭是否会造成足够重要的后果,影响到历史在民族文化生活中的角色,这一点还悬而未决。只要记忆与“实际发生的”经验相关,历史就仍然是对集体记忆中这种经验因素的一种言说。

在反思历史思想与职业历史学家的工作时,这种视界的扩展因为如下事实而获得了额外的扩大和深化,即:人们为了理解现在、期盼未来而研究过去的方式存在着根本的文化差异;没有这样的洞见,就不可能正确地理解历史。既然认同关系到与他者的差异,而历史是呈现、反思和交流这种差异的领域,历史学家的工作就必然一直处在对付这种差异的张力之中。“文明的冲突”便是一个口号,它标明,通过回忆和历史形成的认同中存在着紧张因素。

既然认同不只是界定和奋争的事情,它同时还是理解和认知,为此,这双重因素在历史话语中都必须主题化。每一种认同都因

识别出他者而存在,而各种认同或认同的文化概念之间的张力以至于斗争或冲突,都不得被理解为一种认知的要求。是什么使得他者出现差异呢?对此不理解,认知就不可能实现。这样,就必须了解他者的差异中那些强有力的文化要素和过程。

进而,若缺少贯穿这种差异的可理解性原则,认知也不可能。就学术性话语的层面而言,在将历史认同主题化,使之成为差异的一个事例时,这些普遍的要素和维度与专业性历史思维的话语特征有着本质上的关联。

这就是本丛书的出发点,它想把西方世界人们理解、讨论、扩展、批判和利用历史的途径告诉汉语世界。

这套丛书可谓雄心勃勃,它试图展现西方历史话语的整个领域。在思考历史的西方人眼中,西方历史思想是什么?谁的观点成了有影响观点?想象一种单一的西方历史思想类型,并以之与非西方的中国人或印度人的历史思想相比对,这相当容易。但更进一步,人们就会发现,西方并没有这样一种类型,即单一的“观念”、“概念”或者“根本”。相反,我们找到了一种话语,它呈现出各种不同概念、观点和实际作用之间错综分合的交流。这套丛书便展现了这种多样性和话语特征,当然,非西方世界也会有类似情形。

本丛书分为作者论著和主题文集两类出版。第一类选取该作者对历史话语而言有着重要地位的作品,第二类则选取历史话语中的一些中心主题。每一卷都有介绍该作者或主题的导论、文本注释和文献目录。

本丛书期待对历史学领域中在新的层次上并且是高质量的跨文化交流有所贡献。抱着这种呈现更广泛的意见、立场、论证、争执的雄心壮志,它希望成为跨文化交流中类似研究的范例,使不同文化彼此得到更好的理解。在跨文化交流与对话的

领域内，就一种对文化差异彼此了解的新文化来说，这种理解是必要的。

耶尔恩·吕森

2006年5月于德国埃森

序 二

近代以来,西方历史思想家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思想资源。历史的观念经过一代代思想家的演绎,构成了多元的话语系统,而且,这个系统还随着思想家们不断的思考、表现而获得扩充。

我们往往通过书本了解思想家们对历史的看法,但对于读者自身而言,我们却不能只是从书本中去理解历史。事实上,我们就生活在历史中,这并不是说我们现在的经历将成为历史,而是指我们身边的每一处能够被言说、被体悟的事情,如果不能够获得历史解释,它都无法进入理性的思索之中。从历史中获取意义,获取人生在某个时刻具有的确定性和行动的立足点,这是试图了解历史的人所追求的。但这样一种能力对于个人而言并不是可遗传的或可积累的,每个人都不得不在自己的生活中重新发展它。思想家们对过去的理解与认识、对历史这个观念的思考,以及对与历史相关的一些问题的探询,这些都只为我们耕耘未来生活这块荒原提供各式各样的工具,却不提供秋收的果实。

系统地译介西方史学理论或历史哲学作品,一直是20世纪以来几代中国学者的梦想。这个梦想曾经深藏在何兆武先生年轻的头脑中,此后,他身体力行,译著丰卓,为拓展国人的历史思维付出了不懈的努力。如今,跨文化交流的加强,以及国内学术事业的繁荣,使得这一梦想更有可能变为现实。

本丛书有幸得到了德国学者耶尔恩·吕森教授的大力支持。吕森教授认为,加强跨文化交流有利于创造一种新的世界文化,现存诸种文化可以包含在其中,但它们了解彼此的差异,尊重彼此的习惯;平等交流使得我们可以跨越文化鸿沟,同时拓宽我们理解历史的文化限度。这也是中方编辑者的初衷之一。这样,中德双方

组织者表现出极大的热忱。从丛书框架、选题的设计,到约请编译者,乃至沟通版权,一项项艰巨的任务在数年来持续不断的交流与努力中逐渐得到落实。

丛书编者有着极大的雄心,希望以数十年的努力,将西方 18 世纪以来关于历史、历史编纂、元史学和历史哲学的重要文献渐次翻译,奉献给汉语世界。如果可能,这套丛书还将涉及非西方世界史学思想的文献。

显然,这套丛书的出版是一项跨文化交流的成果,同时也是一项民间的学术事业,在此,我们要对所有帮助这套丛书出版的编者、译者、出版者表示感谢。愿这样的努力,也能够得到读者的关注、批评与认可。

张文杰 陈新

2006 年 5 月

序

本书取名为“跨界：历史与哲学之间”，是因为这些文章都是属于历史学与哲学研究的边界地带。它们是过去二十年我在历史哲学和历史写作方面的研究。尽管是在不同情境中写作、在不同杂志或文集上发表的，我还是应该在序言中说明贯穿它们之间的深刻的一致性。同时，这些选录的文章也清楚表达了我在理论和历史写作争论中的立场。

三个基本概念：跨学科、概念倒置、本质上被争论概念

第一个贯穿全书的基本观点是，历史书写有一个“跨界”的特征，历史书写包括1)历史学和哲学的交叉，2)广义上历史学与政治的交叉。历史学常常被称为是一个“情境的学科”，在我看来，不论是在跨学科还是政治意义上，我们只能在情境中理解历史写作。尽管这在有些人听来非常“后现代”，但我的具体观点通常是直接反对后现代主义立场的。第二个贯穿全书的基本观点是，“倒置”(inversion)(或“求反”，negation)机制对我们理解历史哲学和历史写作中的争论是非常重要的。一般来说，这对于思想史都是十分重要的。在许多思想争鸣中要说明“辩证的”机制，是因为一个立场的来源和存在常常是倒置了其批评对象的立场。这个做法的典型例子就是，黑格尔的实在论是马克思唯物主义的倒置，

政治事件史(l'histoire événementielle)是布罗代尔“结构主义”的倒置,结构化的“宏观历史”是卡洛·金斯伯格(Carlo Ginzberg)和乔凡尼·列维(Gianni Levi)的“微观历史”的倒置。^①结果是,“倒置了的”的立场与它的批评对象有着同样的概念结构、存在类似的概念问题(同样的矛盾、两分,等等)。

而对历史学的争议则是我的出发点,因为在争议当中,历史学家那些隐晦的立场和想当然的结论受到了质疑。与很多历史学家不同,我认为争议是正面的、有建设性的,对历史学和历史哲学而言都是如此。这是本书的第三个基本观点。我同意培根的观点,赞成用经验的方式探索本质的知识。他认为经验就是“想要理解一头狮子的本质特点,就要拉拉它的尾巴”。我也认为研究历史学家的最好时机就是他们相互拉扯彼此尾巴的时候。所以我同意保罗·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的观点,“分析不能发现偏见,对比才能”。^②发现有关过去的偏见并不是很困难,因为如伽利(W. B. Gallie)所言,人文学科中所有核心的概念都是“本质上被争论的概念”。^③

我把我的文章整理为两部分:“哲学”和“历史写作”。这不是一个偶然的区分,因为我倡导的这一类历史哲学是来源于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写作,也来源于那些特定的有关历史和历史写作的争议。^④

① 关于“微观历史”的概念史,参见 Stefan Berger and Chris Lorenz, 'Introduction', in idem (eds.), *Nationalizing the Past. Historians as Nation Builders in Modern Europe*, Basingstoke 2010, 5-10。

② Paul Feyerabend, *Against Method*, London 1975, 31.

③ W. B. Gallie, *Essentially Contested Concepts*,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vol. 56, (1956), 167-198; David Collier a. o., 'Essentially contested concepts: Debates and applications',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October 2006), 11(3), 211-246.

④ Seymour Mauskopf and Alex Roland, 'The Historiogra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Daniel Woolf and Axel Schneider (eds.), *The Oxford History of Historical Writing*, vol. 5, Oxford UP: Oxford 2011, 177-199, and Friedrich Stadler,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Zwischen Deskription und Konstruktion', in *Berichte zur Wissenschaftsgeschichte* 35 (2012), 217-238.

我赞成雷蒙·马丁(Raymond Martin)所讲的那类“经验主义历史哲学”,称为经验主义是因为它来自具体的有关历史的争论。^⑤我认为,在科学哲学和“科学研究”中,这种经验型能够制造出自1970年代托马斯·库恩革命以来最有趣的(案例)研究。

历史哲学:“历史的过去”和“实践的过去”

我认为历史哲学的问题不能被局限在对那些历史上的争议问题进行概念分析,因为历史学不仅是有关“历史的过去”还关系到“实践的过去”。但我的观点又与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和耶恩·吕森(Jörn Rüsen)不同。^⑥历史哲学不只是认识论、逻辑和方法论的范畴,而是要阐明历史的伦理、政治、形而上学或本体论的维度。历史不应该只从认识论——一个远观者的角度去分析,而是应该从伦理、政治——一个参与者的角度去分析。这里我指的不是过去的政治参与者,不是历史研究和书写的对象,而是历史学家自身作为当下的政治参与者。学院、职业历史学总是有一种很强的倾向看不到自身不可避免的政治因素。考虑到它的政治因素、尤其是与民族国家的错综关系,这种“历史学的政治性”的“盲点”愈发明显,而且看上去是一种集体的“职业表达”。近几十年来,人们只要看看各种形式的“被授权的史学”是如此意识形态化,那些“无关政治”的历史学观点不是被误解,就是被掩盖起来。我认为广义上说来所有的历史书写都是“被授权的”。^⑦

⑤ Raymond Martin, *The Past Within Us: An Empirical Approach to Philosophy of History*, Princeton 1989.

⑥ Hayden White, 'The Practical Past', in *Historein* vol. 10 (2010), 10-19; Jörn Rüsen, *Lebendige Geschichte: Grundzüge einer Historik III: Formen und Funktionen des historischen Wissens*, Göttingen 1987.

⑦ 更多延伸的讨论,请参见 Berber Bevernage and Chris Lorenz (eds.), *Breaking up Time. Negotiating the Borders between Present, Past and Future*, Göttingen 2013 (in press)。